



說郭目錄

身第十五

螢雪叢說

子俞子

孫公談圃

劉延世

墨客揮犀

彭乘

師友談記

李廌



螢雪叢說卷上

宋 子俞子

余自四十以後便不出應舉人笑其無能爲也是則然矣然而早能知退又有人之所不能爲焉以已之無能爲而能爲人之所不能爲此非其所長矣乎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子嘗有是言也幼誦夫子之言力行夫子之訓旣而不惑抑又無聞宜乎退縮一頭地而莫之爲也自此功名灰念加以拙於謀利時復優游黃卷考究討

論付之書記囊螢映雪無所不爲塵積日久遂成一
編目曰螢雪叢說實其實也雖然囊螢映雪豈能照
耀方冊也哉于以見其學之篤而志之銳也此史臣
所以美其勤勤若是姑欲激昂後進云爾則知今之
叢是說者其亦車胤孫康之意歟慶元庚申八月望
日東陽俞成元德漫錄

致字說

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
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
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
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往指爲極
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
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有
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
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
焉吾聞致師者亦有取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
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爲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
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

有取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爲告古毒反聲之
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爲穀父母之喪哭無時使
必知其反也知當爲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
思慕如欲父母復反

忍字說

忍之名一也而用不同必有忍其乃有濟小不忍則
亂大謀此皆聖賢之所謂忍忍於不善也所謂吉德
也而世俗之所謂忍如猜忍剛忍之類乃是忍於善
而就不善也所謂凶德也王導不忍美人之勸酒忍

爲見殺則強爲之飲此則不忍也正所謂忍於不善
而就善也非吉德而何王敦之不顧美人之死而不
爲之飲此世俗之所謂忍忍於善而就善也非凶
德而何天之報施必以其類觀王導王敦之後興衰
禍福益可見矣然則不忍者正人之本心孟子所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也而世俗之所謂忍者殘義
害善之本殺身覆族之由也項羽爲人不忍雖不能
成事要之良心猶在伍子胥爲人剛戾忍詬雖能成
事然良心喪失盡矣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

慙乎王導能忍事此皆忍於不善以就善之謂嘗觀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家無異議人問其故公藝卽書
忍字以對亦鑿王敦之得失也

記史法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
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

舊諸史賦如張良傳用赤松子對黃石公此賈

挺才先生記史法也

解書訣

辭之內不可減減之則爲鑿鑿則失本意辭之外不
可增增之則爲贅贅則壞本意此王虛中先生解書
訣也

歌頌

盧仝茶歌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上不
忘君也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巔崖受辛苦下不忘
民也此乃盡臣子敬上念下之意也元結中興頌前
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
便不言德此乃得春秋一字褒貶之意也夫以歌頌
之作不專爲稱美設也多寄意於譏諷一則有愛君

之誠一則有貶上之意二者雖若相反而於措辭立言各有所主不得不然

祭文

前輩嘗說北狄致祭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廟大喜其才敏給有壯國體洪忠宣公自嶺外徙宜春沒於保昌張子韶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景盧淡美其情哀愴乃過於詞二者體製大槩相類要之詞意渾含言語脫俗此誠倉卒之所難也

四凶辯

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爲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耶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譬猶獸也正如今之罵人畜生禽獸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也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賦假人名體狀題意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公唐室中興賴藥師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埏已埴風動四方器不苦窳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適昆仲儕輩較量莫不領略此說

賦善使事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誑之後於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有曰一舉朔庭空竇憲受成於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於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韻學

涵泳聖涯詩蓋出唐史文藝敘傳也三字皆仄一字是平不免以涯字爲押然涯之一字而見於三韻五

又魚奇反十三佳宜佳反九麻牛加反謹按韻略及
廣韻注皆云水際水畔紬繹其義通庸可押嘗東萊
先生渠亦是經義人也初未領畧容檢詳如可後於
錢塘見陳給事先生傳良仍以涯字三韻通用扣之
即可而已因謂省題詩如小經義雖無多字亦是難
事至如誤出早鷺之目錯認黃華之意可勝哂哉

詩隨景物下語

杜詩丹霞一縷輕渙父詞鬣縷一鈎輕胡少汲詩隋
堤煙雨一帆輕至若騷人於渙父則曰一簑煙雨於
農夫則曰一犁春雨於舟子則曰一篙春水皆曲盡
形容之妙也

詩人警句

同舍李循道舉他秋景一聯曰池藕影踈龜甲冷井
梧凋薄鳳毛寒又張一之舉黃元夫詩曰葦村風下
鷗千點麥隴天垂月一梳皆警句

史臣不載人臣實事

前漢蕭何傳不言律令新唐書李邕傳無一字及筆
札五代史劉昫傳不書修領唐史

功臣特奏朝請

光武功臣所加特進朝請或者謂其官爵止乎如是而已殊不知春見曰朝秋見曰請示欲踈也蓋光武慮諸將功大權重有以脅勢而或變生肘腋乃所以遠之故也

試畫工形容詩題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古人詩句命題不知掄選幾許人也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

善畫但於橋頭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爲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爲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於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

陳同甫議論作文之法

嘗見陳同甫亮在太學議論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

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爲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開闔首尾該貫曲折關鍵意思常新若方若圓若長若短斷自有成摹不可隨他規矩尺寸走也苟自得作文三昧又非常法所能盡也

文章活法

文章一枝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

化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祖蹈襲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於吾言之內斃吾言者生吾言也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須知天上者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個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常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爪爲犧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帖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手舞足蹈呂居仁嘗序江西宗派詩若言靈均自得之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

萬變不窮是名活法楊萬里又從而序之若曰學者屬文當悟活法所謂活法者要當優游厭飫是皆有得於活法也如此吁有胸中之活法蒙於伊川之說得之有紙上之活法蒙於處厚居仁萬里之說得之

注題目出處

印書箋題本爲晚學設也不爲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史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難以徧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孤竹管賦滿場不知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效箋題果何爲也矧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繆妄之甚茲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缺然

文字節要

今之節書甚亾謂也非惟增入注解又且攙入他說不勝其繁初不較其簡要緊切爲如何使人易於檢閱若用泛泛如此何似觀正本也前輩節書並用首尾該貫第一節其緊要第二節其好句第三節其故實繁辭盡削所以便於燈窻場屋之用爾如舊本司馬溫公親節通鑑可觀可法

以論語法言章句戲有官君子

嘗見有官君子皆以舉削爲慮晦菴先生嘗以法言章句戲之曰勢援上也文章次也政事又其次也咸無焉爲選人其人大笑又見浙中官員子弟謁趙守問及晦翁學術政事孰優守乃以魯論篇章答之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可謂善品題矣二者之言雖曰戲謔亦可助一時之談笑

夢見主盟道學

余文起主泮湘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臾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鷄唱遙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

不責酒過

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冲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兮悞搖之影旣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

不怪炎涼

人之一身已自有輕重足履穢惡則不甚介意若手一沾汚浣濯無已豈可怪世情之炎涼也哉舊有題湯泉者最爲該理如云比鄰三井在山崗二井冰寒一井湯造化無私猶冷暖爭教人世不炎涼

矢魚于棠

辛酉秋因如鄱陽關二十六家春秋解若注矢魚于棠雖累數說不透皆以矢爲觀非也使其以矢爲觀當時何不直書其事而乃云云若是蓋有深意存焉

余嘗謂矢者射也正周禮所謂矢其魚鼈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釋書者類訓直又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辭故可以云直若書之矢謨春秋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爲之故可以云射自臯陶有矢謨之說而後董仲舒有射策之文君子於此可以意推不可以例觀也

溺於陰陽

陳季陸嘗挽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會宴之次朱張志形交談風水曰如

是而爲笏山如是而爲靴山稱賞蔡季通無已季陸
遂難云蔡丈不知世代攻於陰陽方始學此晦翁又
從而褒譽之乃祖乃父明於龍脉季通尤精季陸復
辯之日據其所見嘗反此說若儒者世家故能成効
若日者世家便不足取信於人何者公卿宰相皆自
其門而出他人何望焉周居晦應聲曰他家也出官
出巡官陳嘗譬如燒金煉銀之術父可傳之於子子
可傳之於孫孫何必教外人古者人皇氏世人有九
頭已無定形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爲
笏山何者爲靴山坐客皆笑晦翁搖指向季陸道此
說不可與蔡文知僕親聞是語故紀之以爲溺於陰
陽者之戒

人之小名

今人生子妄自尊大多取文武富貴四字爲名不以
晞顏爲名則以望回爲名不以次韓爲名則以齊愈
爲名甚可笑也古者命名多自貶損或曰愚曰魯或
曰拙曰賤皆取謙抑之義也如司馬氏幼字犬子至
有慕名野狗何嘗擇稱呼之美哉嘗觀進士同年錄

江南人習尚機巧故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見自高之心江北人大禮任真故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見自貶之意若夫鴈塔之題當先正名垂於不朽

事要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强求徒然而已王虛中先生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不然

晦翁先生何爲有隨緣安分四字也

得失有時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似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螢雪叢說卷下

克已復禮天下歸仁

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胡
舉邵堯夫詩以荅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
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其人默
悟

聖人之於天道

陳洪範問艾軒先生林祭酒聖人之於天道如何荅
云恰是恁地未悟間後問魏聘君國錄荅云正如京

師人賣床貼恰用得着觀此二說其意則一
學易無大過

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
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祇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
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
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
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
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
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
曰無邪是皆一意

解書

洪內翰景盧主泮三山以林少穎爲書學諭講帝釐
下土數語曰知之爲知之堯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
爲不知九共橐飭略之可也惜乎林書不載此說予
故表而出之嘗見王虛中談及林少穎呂伯恭講究
書學皆有所得各有所見學者當詳復其爲訓若前
人解書言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乃謂赦宥其過誤者

雖大亦宥之刑責及特故過雖小亦刑之如此則於辭上脫無字添雖字矣是其辭已不明也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若馳馬而蹂死小兒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宥乎是其理已不安矣若命人守果實拈以小果食之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若命人守舍而窺穴之小竅以窺其外此故也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是其理已不安矣則若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諸豈聖人之法哉若曰宥過悞則無大者謂小者則宥大者則不宥所以使人警畏非敢懈怠也若曰刑特故者則無小者謂稍大則刑小者則不刑所以示吾寬德非爲苛細也宥過無大是以見聖人之義刑故無小是以見聖人之仁是說蓋得於伯氏俞君從俞夢達平時有得於書學者如此

解孟子

陳季陸常推賈挺才好先生非惟筆力過人又且講授不雷同且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爲證極是明白若解文王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

查雪書詩 卷下 三
好鳥亦好桀紂瑤臺瓊室正是君看墻頭桃樹花盡
是行人眼中血夫以鳥鳥本是可惡之物而反喜之
桃花本是可喜之物而反惡是何也蓋由人情所感
而然爾靈臺瑤臺亦莫不然

東萊教學者作文之法

東萊先生呂伯恭嘗教學者作文之法先看精騎次
看春秋權衡自然筆力雄樸格致老成每每出人一
頭地

徐積悟作文之法

節孝先生徐積因讀史記貨殖傳見人棄我取人取
我與遂悟作文之法

辯滕王閣序落霞之說

王勃作滕王閣序中間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
長天一色之句世率以爲警聯然而落霞者乃飛蛾
也卽非雲霞之霞上人呼爲霞蛾至若鶩者乃野鴨
也野鴨飛逐蛾蟲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齊飛若雲霞
則不能飛也見吳獬事始

賦以一字見工拙

曩者吳叔經鄂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
名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
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叔經先生改勢字
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
子之儀玉漏聲沉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
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與五事貫一
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
中於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闢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
是貫百爲於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
尤喜陳舜申三策第三道策題問屯田乃先生撰也
最是荅得工夫此皆二公之警誨也

詩貴熟讀

梁揆叔子解試鵬鸚離風塵詩當時無不擊節天人
徑說鵬鸚冲天品凡禽未易倫三秋乘志氣一舉離
風塵或者喜其自喻見志果超詣上上第幼嘗誦此
一篇已自迅口轉過初不覺其所以妙處及至暮年
始悟高騰霄鳳渚下睨塞鴻賓借渚字對賓無如此
之巧始嘆伏不能自己大凡玩古人糟粕須是字字

究竟句句勘破方是讀書又要熟讀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云舊書不厭百迴讀熟讀應須子自知

廷對二說

嘗見閩中一士人方領鄉舉叨冒過省廷對有蒙被教育之說又見浙中一先生四舉了當廷對有僻在一隅之說皆不欲言其名也都是套籠說話怕落第五甲也欲媒試官把做大學川中人看得數較優果是使得驗其狡猾如此後進之士當自奮勵取高第而躡巍科決在萬人頭上立不可效此曹爲碌碌計也千萬勉旃

用夏變夷

據胡床畜蕃犬舞拓拔

拓拔氏胡人設呼爲拓拔

動蠻樂皆士大

夫之所不當爲而爲之無乃循習日久而恬不知怪乎有能奮拔於流俗之中而毅然以中國禮義爲己任亦風化之所由倡也殆見用夏變夷不聞用夷變

夏

自悟前身

登雲叢談 卷下
余因以類彰羊祜自省前身爲李氏之子邊鎬爲謝靈運後身韋臯旣生一身有一胡僧造其家曰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胎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託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爲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他人之所能知哉

天堂地獄

人言天堂高而在上地獄幽而在下疑其勢之相遠絕也據某所見大有不同蓋與人說好事一切依本分眼前便是天堂不必更求之於天上欺算人物色教唆人反事眼前便是地獄不必更求之於地下爲善卽天堂爲惡卽地獄天堂地獄不在乎他而在乎一念之間不可有毫髮差

卷下
修外功德內功德

人於利濟通達者力爲之患難困苦者力救之皆如
已身之事修此爲外功德也修之勿責人報勿希天
佑人若有知天若有靈此理當如何哉人能清心釋
累懲忿窒慾修此爲內功德也修之勿期道勝勿希
瑞應經若不誣教若不虛此理當如何哉

善惡有報

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此古語也善惡到頭終有
報只爭來速與來遲此古詩也或者執其爲善未必
福爲惡未必禍之說遂以謂善惡莫執無應妄啓輕
福遠禍之心果能無應也耶夫善有善報善人爲善
而天或不以善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惡有惡報惡
人爲惡而天或不以惡報非無報也蓋未報也所謂
未報者乃其未熟故耳逮夫熟時則其報之也其效
如捷胡不觀大藏經云善若無報其善未熟其善熟
時必受其福惡若無報其惡未熟其惡熟時必受其
苦

心目相亂

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是心爲眼所亂也忽目馬
首見新月錯認蛾眉憶故人是眼爲心所亂也噫眼
中有心心中有眼二者無意於相亂而不能不相亂
也

責已說

責已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已小人也小人惟知
責人而不知責已所以多招外謗蓋嘗自恕也人之
子弟或好賭博聲色籠養游獵一切玩弄皆自有以
誘之故外得以投之費用未千百而生事已二三爲

父兄者當痛責其子弟之不肖而箠楚之又懲戒之
可也不此之爲而妄訴他人于官府冀其悛惡改過
不可也大凡隣舍孩提或有爭競不問其是非如何
只自撻其子也遂免他議人有書世情二字并蘇秦
只是舊蘇秦昔日何踈今日親之句於座右責其不
情於我而不知未有可情之勢此所以踈之者何望
焉秦穆公善誨過責已不責人荀子曰君子責已重
以周此之謂也

斷飲說

房瑄以片言取宰相楊炎以單議悟天子一言之感人也如此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有一同寮舉以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而問之陳曰酒亦巖墻也陳因是有聞遂終不飲不飲何其一言之感人如此今人或有所溺而乃諄諄之誨縷縷之詞勉之不從何也蓋勸其以所欲而禁其所不欲豈遽然惟我是聽而忘其所愛斷然不能投合不若以節之之說告之漸令改過可也大凡諫諍之道無出於此

茹蔬說

能爲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之所不能爲庸人也斷葷戒酒飲食菜茹蔬是也能爲也割愛妻子絕念色欲是人之不能爲也喫菜事魔正生此患至於貪財戀色男女混置修二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者不饗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饗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崇而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趨向非不慕善要之邪道繆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

聲律對偶假借用字

天子居丹宸延臣獻六箴此省題詩也白髮不愁身
外事六么且聽醉中詞此律詩也二公之所以對者
見之於詩無非借數而已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
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
生涯二公之所以對者見於賦詩無非借數與器而
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或以青
州從事對烏有先生或以披綿黃雀對通印子魚因
朱耶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來往無白
丁是皆老於文學而見於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
借使得好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
先生舉似作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戒食菰葦

夏秋月雜菰葦皆是惡蟲蛇氣結成前後壞人甚多
斷不可喫爾農民何不勤力種菜四時無缺何用將
性命試此毒物特此勸諭莫招後悔

見王狀元
夔府十城

孫公談圃序

晉張氏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于臨江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乎精藍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爲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爲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竒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爲舍人危言讜論內

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
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
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
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
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幼
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爲負
公者非特爲談圃道也公諱升字君孚高郵人建中
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孫公談圃卷上

高郵孫升君孚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
遣藝祖從之上微時尤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論
後得趙學究卽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
與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
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
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於陳藝
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

盡爲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饑寒無與從者太宗卽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卽趙普也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英廟官僚也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人謂春卿春卿因造臥內諭意時裕陵秉燭侍立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不知若果不就必當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上大悟卽拜

春卿床下遂正儲位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宫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不易丙言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寢不報迨裕陵卽位孫永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制入謝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露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宣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哀英廟所賜御劄上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

吏醉仆爲蚊所噬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饑如柳絮
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
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

城至今爲利

司馬君實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
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
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
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
燠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
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
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權
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
國錢勰皆寫此經往豐稷爲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
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臥
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大
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見則
無虞也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
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
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
而死朝廷命郭逵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
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卒頗思戰逵
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害粟江
外可取燕逵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
趾洪真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教以陣法銳甚人
執金牌爲號果遇於窖傍逵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
破於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款
當時多罪逵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爲傭直元祐
初公爲御史按圖眎開發處來山乾艮例皆發掘將
至震地卽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况天子衆大之
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
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
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

子瞻以溫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爲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傳堯俞王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爲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久之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養爲已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卽位章獻稱制而楊太妃病革上問疾楊密語其事上大慟卽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卽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生鬢髮鬱然無少異上於是存撫諸劉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悅後升祔二后赦文孫抃當筆

直言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覽之感涕孫遂參
大政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
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
仆于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
拍手呼爲龍公來旣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
十年貧不克塋滕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
中一白龍身首卽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
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旣而
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
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
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
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
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

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齋誥身
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
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盧國
其地熱衢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
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蒲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
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子瞻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
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
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
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
黃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
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
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
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
減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
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是時京師盛

傳老人有奇術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柒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椀以木魚盡洒屋壁懷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完惟焚一厠乃木洒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床簣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爲先鋒勇甚爲鏢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

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
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
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
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卽封還其有私謁
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杜太監植少子灼爲李定所拮定曰莫要剝了綠衫
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剝恐先剝了紫衫定大怒枷送
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

幾果以不特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爲循州
興寧尉

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
人兒啼卽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
宗惜其去兩爲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
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卽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
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爲業上每訪
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

卽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
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鷄爪迨
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西樞曾布其母
朱氏卽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
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黥卒卽召見用針刺腰
針才出卽奏云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賜
號興龍冗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

乞兒也陳執中爲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
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
自期必至公輔詔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
亦下雨王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
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
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爲一郡將庇之
得免後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雩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
新立倉法胥史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爲不便故平甫

譏之也

夏文莊父爲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爲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城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師聖閻求仁約異日爲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孫公談圃卷中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爲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
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
飯喫亦不憂事至卽遣之釋然不畱胸中治獄多所
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復甦云適
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
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玉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

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其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玉清之宏壯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畫一栱燃臈炬一枝儲祥宮太宗建之爲民祈福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辭用首鼠對寒

蟬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交章排論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時王存已去行數步爲范一言而留之蔡旣貶新州范王皆罷政公言使確誠無意如滄海揚塵之句非佳語也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爲留趙灣王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卽帝位乃其識也

趙志忠自契丹歸朝官至正郎嘗求差遣不報在都堂厲聲曰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若教不公似志

忠底已死了三二十個志忠歸中國時上書及得契
丹文字甚多蓋志忠嘗爲契丹史官也

劉安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官中誕公主時上未
納后二人卽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曰無
此事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
自賓州移化州

張文定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
者得菘豆兩粒服之遂愈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鄉
人陳應之用水梅花鴈茶服之遂愈子孝寬言其父

異其術親記一小冊子後

喬執中未過省時父竦素事普照像甚嚴日夕禱之
夜夢一紫衣僧至堦前指庭之東見日初出甚近而
光明不可正眎後英廟登極遂中第御名從日也

蘇少保頌爲人深沉有度量不悅於荆公罷知制誥
歸班二年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與人終日無一言
及之元祐中與同列爭賈易事遂以朋黨罷相而蘇
平生未嘗識易也知楊州日呂溫卿出使杖孔目官
以下四十餘人公怡然一聽所爲嘗奉親知婺州中

途大風舟壞親濡水公皇遽入水負抱迂吏及卒數百人盡跳波間須臾風定親獲安全世言公所以作相者孝德所召也又善言臺閣故事下至閭巷風俗士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嘗曰先朝人書狀簡尺後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

吳頤云荆公薨之前一歲凌晨閣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惡甚棄之墻下曰明年祖龍死予因言唐相趙憬將薨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攜五色繩子覓趙相公不旬日憬薨此相類也

張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羣牧吏其死也已久矣荆公驚問何故來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荆公愴然問雋安在吏曰見今未結絕了如要見可於某夕幕廡下切勿驚呼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荆公如其言頃之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乃故吏也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汗地呻吟之聲

始不可聞乃雱也雱對吏云告早結絕良久而滅荆公幾失聲而哭爲一指使掩其口明年荆公薨靖公門人其說甚詳

國朝謚文公者楊億王洙二人歐陽永叔薨欲以文爲謚時議者謂韓愈得文已爲僭矣修豈可得於是謚文忠有曰必留與介甫紹聖初荆公果謚文

仁廟皇嗣未立羣臣多言獨韓魏公有力一日殿上陳宗廟大計上不得已領之遂降詔立濮邸比車駕還宮不食者再左右問安否上垂涕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官人有數某妃將入閣者曰何遽使他

人爲上曰是他韓琦已處置了復泣下晚年每遇真廟諱日羣臣拜慰必聞上慟哭其聲哀咽黔川謝師德嘗收梁職貢圖小筆尤精後有陶尚書跋尾數百字開寶時親筆公甚愛之公云其畫絕妙世鮮有之師德公之女夫也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行幸卽隨駕琦因請具素仗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閣卽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

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卽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折簾上自此親政

神宗時旱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加黑僧云羅義神災劫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借水三寸二日內還汝乃於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卽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卽日大雨夜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欄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

京師所未嘗見主人云此未足佳願昔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莘老辭之衆遂去莘老嘗語人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公曰荆公三經學者以謂如何余曰荆公學尤邃於理非後生所易知故學者又爲穿鑿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然荆公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詩誰謂鼠無牙荆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

石曼卿謫海州日使人拾桃核數斛人迹不到處以彈弓種之不數年桃花遍山谷中

盧桐昭州人蔡挺薦爲國子直講爲人朴質不修人事至京杜門以故皆疎之唯孫莘老與之善莘老見桐看易詰其義皆非今世所學得京房歷數之說莘老出京桐夜半餞之言莘老禍福後無不中者

予問公今三歲一郊奏補賞賚有不貲之費漢唐無之豈祖宗有深意乎公曰然蓋自五代士卒驕無名邀賞故制此以厭人心議者欲裁損之不知此也

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
鑄金鍍豐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
物蓋高麗制於契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
鴟尾皆暫徹去

鄭待制穆字闕中福州人與劉彞陳襄皆以德行為
世所尊號四先生時鄭歸闕公亦有詩送之曰清曉
都門祖帳開路人相與嘆賢哉流塵幾翳看山眼落
日休停別酒盃何待諸生留北闕自存遺直在東臺
連江四老嗟誰在白首今朝只獨來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畱身唯王曾一切委順未嘗
忤其意曾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畱身丁曰如
公不妨一日畱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
大悔之自是遂有朱崖之行

南北郊其牲用犢取其薊粟者牽犢時必先引其母
然後能行及殺之際其母哀鳴人不忍聞攝祀者多
避之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
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

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爲樂左右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官人解紅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陽城責道州未行有書生五人訪城冠帶甚弊城各以一縑與之比至道州城謁五龍祠其縑皆在神坐側今刻石載其事

公晚責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蠹事蠹嘗責知此郡唐史卽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公至歸生男子遂以蠹名之公在歸尤多詩什有北扉西掖青雲士千載飄零只兩人謂此也蓋公爲紫微日嘗兼權直學士院

公旣責歸州路逢梁燾燾時貶化州分其子孫一半在鄆梁有幼子八歲孫三歲至潭州爲知州喻陟所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其子于地其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徒步而出道路爲之泣下

南海有飛鳥自空中遺糞于舟穢不可聞丁晉公之

貶崖鳥雖翔而糞不汗至崖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數年一夕皆集無遺者翊日遂有光州之命

公爲京東憲置黑漆牌雌黃字云刑獄冤濫詞理抑屈州縣不理立此牌下按部使人前佩之一日有婦人慟哭牌下曰吾女死夫家不知其由公取其案劾之果得其冤一路震駭

公罷泰州幕時攜家人謁泗州雍熙塔見聖容不悅如怒色復歸高郵大病相繼一子夭後調官西上復拜塔下見其容甚悅遂有六察之薦劉士彥爲泗州日病甚其女割股肉以進夜夢普照云我以與汝取得藥來明日有徐州人劉鄉人也來獻袈裟於塔下方掛塔之次於聖像中得藥一貼題云和州歷陽縣秦家治風藥服之香氣徹頂卽日遂安

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極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

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葉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孫公談圃卷下

子由嘗爲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大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以謂神僊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復講

呂文靖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擊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

相元祐果大拜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公嘗爲其婦翁孫莘老言甚重之後妻死作發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至黔州命下亦不少動公在歸州日見其容貌愈光澤留貶所累年有見者無異仕宦時議者疑魯直其德性殆夙成非學而能之

予嘗小釀公聞而見訪後度釀熟以詩見索云稍覺
香薰鼻還思酒入唇盈缸止三斗可撥甕頭春予因
和云紫貂寒擁鼻綠螳細侵唇蓮燭當時事壺頭此
日春

公問自昔貶官至汀者爲誰予對圖經不載按唐史
蘇弁自戶部侍郎以腐粟貶司戶蔣防自翰林學士
貶刺史裴胄自宣州刺史貶司馬張又新自行軍司
馬貶刺史

何殿直黥卒也善行天心正法子由婦遇祟二年何
治之初見四鬼環守後止見一何更造天獄築壇追
捕鞭笞之聲聞於外是夜婦如醉而醒者家人詢二
年之病皆不記但如夢中耳公先娶撫州吳氏因言
吳氏有女爲祟所苦得洪州道士治之而愈道士埋
符廟下一夕廟屋盡圯至今修而復壞者數四其術
秘不傳世

安南不滅議者歸咎王荆公進郭逵而退李憲荆公
咲曰使逵無功勝憲有功使宦者得志吾屬異日受
禍矣他日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公厲聲叱之

曰是何人卽出爲監當

宋宣獻家藏書過祕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王青未遇時貧甚有人告曰何不賣脂灰令人家補壘器青如其言家貲遂豐是時京師無人賣此今則多矣蓋自青始也公見高士英說少時見青監倉門時有一朝士在坐求青相青云眼昏看人不中朝士曰某不遠千里而來幸無辭也青曰無所諱則言官人山林中有冤氣所以平生坎坷守官多事不衝替卽差替也朝士愕然曰某五歲時所生母死於江行父遽焚於水濱卽解舟而去後求骨已亡矣無一日不恨青曰如此不須問相也

元祐初呂中公欲以張問爲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恂恂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蒼頭白髮而已乎人有讒於申公申公以皓首又弟公績除慶帥辭疾不行請宮觀卽以秘書少監領真祠公言近嘗有某官亦如此請者因得罪不宜以宰相弟遂撓法申公不悅出公知濟州

胡競除監察御史公連章言禁中何以知此人姓名且未嘗有大臣論薦及有投獻文字堅執不下引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孔子主癰疽侍人瘠環又主上春秋鼎盛太皇太后簾幃深密正當防竊美之人蓋指陳衍也其命遂寢

今按家集所載乃裴綸非胡競

凡稱臣寮士言卽御史所陳舊日皆書御史姓名至仁宗朝因事罷之

蒲恭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爲戲樂恭敏獲其黨先剔

去足筋然後置于法先是寇依梁山濼縣官有用長梯窺蒲葦間者恭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濼中賊旣絕食遂散去公爲憲日一倚恭敏凡獲盜卽日輦金至市中行賞以故人人用力斬捕略盡

閩中唯建劔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愈年老乞致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閑藍驚曰

吾雖有意而未發言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爲手中一道紋分明藍之子方病觀其手曰有兩橫紋相侵則不可救已而紋侵果卒

許景山逖知維揚以卒子子春旣除服往舊治將丐府公理遺表事時王丞相隨爲郡子春以封狀見之謁通判拒不見子春大怒拂衣去而丞相聞之曰前日一封狀甚謹況其氣節如此因立奏遺表遂授太廟齋郎時年已四十終天章閣待制

瓊崖四州在海島上中有黎戎國其族散處無酋長多沉香藥貨余靖知桂州時吳蒙爲司戶管內機宜文字以卒五百安撫黎戎蒙謂此不足以立功卽深入其地反爲掩殺蒙下馬請降戎得蒙待之甚厚以女妻之而蒙有子在瓊州令以銀五十星造兩餅贖之戎得餅甚喜遂放蒙還島上水出黎戎飲四州人少忤其意卽毒其上流故鮮能入其巢穴國初時有一節度使忘其名姓王不悅於趙普因使討之王有知術使士卒以鐵底爲襪入其地多使斬馘至今國中一石戎過之必懼而再拜相傳王節度曾坐其上

言圖
卷一
蒙卽荆公夫人之叔父公先妻吳與荆公夫人同母
親見蒙說如此公再娶周卽春卿家有賢行

張舜民芸叟從軍高遵裕有詩曰白骨似沙沙似雪
勸君莫上望鄉臺神廟見詩責郴州稅柳多碧蓮根
大如盃張嘗以墨印於詩藁上以詫北人也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呂吉甫起知金陵公責歸州
過之燕勞甚厚回謁於清涼寺問會上荆公墳否公
言不會到但妻母墳近一省之蓋是時士大人上荆
公冢者無虛日呂因是問之

巫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秘不可觀馮沆學士之幼
子美秀如玉年十五隨沆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必拍
手呼鹿鹿至則騎之人以爲異後改蜀郡過巫山廟
其子輒褰帷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痛疾三日而卒
公言近歲乘輿唐突者多爲衛士毆傷宜造一木匣
如匭狀隨駕而行以御史一員掌之庶使冤抑可伸
而良民無毆傷之害

晁堯民端仁嘗得冷疾苦無藥可治惟日中灸背遂
愈

范峒善風鑒公爲中書舍人時峒曰凡坐狨毛要如半睡者公在馬上精神太銜恐不久居此未幾果出知南京

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溯汴見聖俞吟詩日成一篇衆莫能和因密伺聖俞如何作詩蓋寢食游觀未嘗不吟諷思索也時時於坐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箒袋中同舟竊取而觀皆詩句也或半聯或一字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有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乃箒袋中所書也

徐君平金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

杜常及第時在期集處爲公言先夢已及第猶着白衣見主上被髮常在衆中騎馬意欲先行爲前三人擁而不得進又過一大澗幾墮後得一人狀貌甚偉扶掖而過果第四人及第則前有三人之應也後一人乃沈季長正如夢中所見時在諒闇中卽被髮之應也

儂智高反時官軍屢敗孫沔余靖軍行不整所過殘掠狄青爲帥有婦人賣蔬於道一卒倍取青拽卒馬前斬之至廣召諸將責陳曉犯英廟御名違節制斥起大門外已羅酒炙遂斬之孫余坐上股粟自是軍聲大振秋毫無犯遂破賊焉

杜鎬龍圖江南名士植之祖也初登第時將試之前夕寤而燭之見大鼠銜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正義明日果於正義中出題三道

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爲文誌其墓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卽薰沐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次尚官至屯田郎湖州人字退翁云

燕達爲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之旣而撫其背曰惜取身他日一箇節度使

契丹犯澶淵奏至寇準適在病告上遣數輩召與計事準辭疾復遣衛士昇病而入亦不至明日準入對上引視二圖一江南一蜀中也準曰江南必王欽若

蜀中必陳堯咨也二人以其鄉里皆亡國詔不可固請鑾輿親征卽出懷中所擬將校姓名凡數百人詔敕皆具矢戈卽日言邁遂平大寇準之力也

馬亮善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呂文靖父爲州職官一見文靖卽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墨客揮犀

宋 彭乘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爲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孫資政汚出帥環慶宿管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或曰當避驛者公曰使夏國王自入朝亦外臣也猶當在其次下况陪臣乎羗使遂宿白沙仁廟聞而嘉之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爲黑甜飲酒爲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註行李謂行人也今人乃爲行裝爲行李非也

鄭希仲云凡仕官有三難一謂統十萬之衆而爲帥二爲翰林學士三謂宰劇邑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隳廢除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入爲題詩寫在驛舍門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卽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議增月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詩答之曰五貫五百九十俸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魯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龔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以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印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永叔未知其精妙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家相近一見曰此正午牡丹叢何以明之其花敷妍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國最其盛處仁宗朝韓魏公以副樞出鎮維揚初夏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黃綠稜者四朶土人呼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

晏客推扇
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同賞時王禹玉作
監郡王荆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校尉衛寺丞爲過客
其後四人者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倪彥及朝奉嘗爲太原府幕官云太原人喜食棗無
貴賤老少常置棗於懷袖間等閑揆取食之則人之
齒皆黃綠食棗故乃驗嵇叔夜齒三晉而黃之說

蒲陽壺公山有蟹泉在嵌崑之側一穴大可容臂其
源常竭求涓滴不可得州縣遇早曠卽遣吏齋沐置
淨器於前以茅接之泉乃徐徐引出滿器而止有一
蟹大如錢色紅可愛綠茅入器中戲泳俄頃乃去若
遇蟹出雨必霑足此亦應天寺鰻井之類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
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方論文
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
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
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
傳之至今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調之

召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怒爭

北人喜鴉聲而惡鵲聲南人喜鵲聲而惡鴉聲鴉聲

吉凶不常鵲聲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古所謂乾

鵲是也南中多有信鵲者類鵲而小能爲百禽聲春

時其聲極可愛忽飛鳴而過庭簷間者則其占爲有

喜凡野禽或獐狐之類入人家者必有不祥事余累

試甚驗不但人家路行遇飛鳥過者切避之若遺糞

汚人衣者亦不祥又見雀鬪者不得相逐遭官事

毘陵鄒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

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

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

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

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由人雖有

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王君貺爲三司使乞更河北鹽法條約頗精密仁廟

批曰朕不忍河北軍民頓食貴鹽三司即時寢罷後

刻詔於北京望宸閣

雀有色純白者有尾白者構巢人家多爲祥瑞余曾

見賣藥老人育白雀數枚問何從得之答云雀方出
殼未羽時以蜜和飯飼之乃然

夔峽間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虞者
必雙得之閉雌於籠中縱雄出食食飽輒歸縱雌亦
然若雙縱則徑去不復返矣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類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
食鐵石郡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
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啄
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爛如泥矣

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宁散大夫和駒朝
儀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
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
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
仙詩談壘壘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
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韓侍中薨差內臣張都知督葬事玄堂甃以石一切
用度皆出於官上自撰墓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定
冊元勳之碑明年曾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兩朝

顧命贊冊亞勳之碑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爲暴十餘年後爲射者所殺兩耳如鋸焉

歐陽文忠公好推攬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勾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先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先生訟於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致先生不喜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

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翌日召食時李郎中丁同席范與丁同年進士也因道舊日某修學時最爲貧窶與劉某同在長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鍾弱翁所至好貶剝榜額字畫必除去之出新意自立名令具牌當爲重書之鏤刻工匠十數輩然自畫

不工人皆苦之嘗經過廬陵一山寺有高閣壯麗弱翁與僚屬部曲擁立望其榜曰定慧之閣自徑入寸旁題姓名漫滅弱翁故意稱謬使僧呼梯取之拭拂視之乃魯國顏真卿書弱翁顧謂客曰似此字畫何不刻石卽令刻石傳者以爲笑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羣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中最獷悍者不爲羣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毋腹毋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警之乃起旣行復睡性嗜紙狀如兔毛質滑膩可愛予元符中於京師賣藥翁處見之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

墓客推辱
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卧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馬有病瘡者取墓土著牀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獨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益重之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王雱丞相荆公之次子也取撫州龐氏踰年生一子雱素有心疾至是與其妻不睦丞相念婦之無罪逐離而嫁之是時候叔獻死而其妻隗氏幃箔不修丞相表其事而斥去時有嘜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

工部死後休妻

東野下第詩曰出門如有碍誰云天地寬晚登第乃作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名利之重輕人所不能免東野尤甚

熙寧中高麗遣使求入貢且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尤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使詩先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鷄林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詩云子子干旟在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故云後見龐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車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陳瑩中爲予言神宗皇帝一日行後苑見牧豎狎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稚養之以至大則殺之必養其稚者前朝不敢易爾不知果安用神宗沈思久之詔付有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

神宗方悟太祖遠畧亦及此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碁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笑曰此特碁隱語也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紀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卽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才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矣

李翰林作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白倒非人推人皆推爲佳句至歐陽文忠公題蘇子美滄浪亭詩乃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二人致詞雖異然皆善談風月者也

張端公伯玉大科成名篇什豪邁尤爲清脫過姑熟見李太白十詠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激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公曰太白不題此泉將畱以待我也公有詩曰至今千丈松猶伴數岩雪不

見纖塵飛寒泉臨明月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碁喫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館閣新書淨本有悞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材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矢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

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唐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南隅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枝榦頗瘁相傳云明皇洎貴妃共植于此每歲結實必有十數莢合權者京兆尹命老卒數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權也凡夜食必以燭余一夕大醉渴甚取水將飲聞水中有聲急呼燭觀之得一蟲狀如蚯蚓細而長問左右曰水蠱蟲也入腹中食人腸胃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自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自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方覺之遂乞致仕

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觜利如錐多夜出半身著地半指空而行或有誤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爲夜虎甚畏避之

蠅娘夜飛宜避之撞入胸腹或臂股間輒遺子而去

人或不悟子漸隱人肉中爲患生股臂間者猶可傳
療若入心腹則不可治也

漢以宮殿多灾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
于室以禳之今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飛
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爲鴟吻狀亦不類魚
尾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
大根惟畱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壺山有栢木一株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
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第余莆陽日親見之

茵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茵大如車蓋鄉
民異之取以爲饌食者輒死凡茵爲羹照人無影者
不可食食殺人又有茵叢生於朽木或糞壤上其形
如瑞芝潔白可愛夜則有光可以鑑物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日侍
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
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
色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答
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鳩鳥禁虵
凌霄花金錢花渠那異花皆有毒不可近眼有人仰
視凌霄花露滴眼中後遂失明

楊梅皂角木皆有雌雄雄者不實鑿木榦作方寸穴
取雌木填之乃實銀杏葉如鴨脚獨窠者不實偶生
及叢生者乃實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
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
關焉又畫一鳳立於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
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子侍
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
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熙寧中鞏大卿申者善事貴權王丞相生日卽飯僧
具䟽籠雀鴿造相府以獻丞相方家會卽於客宴開
籠搯笏手取雀鴿跪而一一放之每放一鳥且祝曰
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曾有秀才因盜絹被執亦以試賦獲免其警對云窺

其戶而聞其無人心乎愛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卷
而懷之

蒲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
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
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慾耳傳正俛思良
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不問貧富皆製新衣
煥然滿目云一歲終惟此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至
來歲是日復圖一新也余素知北人重此節然不聞
有易衣之俗自閩嶺已南視此節則若不聞矣故沈
佺期謫嶺表日有詩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餽鎮
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南北異俗可知矣

師友談記

宋 李廌

東坡先生嘗謂某曰范淳夫講書爲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太史公嘗講禮曰擬人必於其倫先儒之說謂擬君於君之倫擬臣於臣之倫臣以爲此特位而已擬人必以德爲貴桀紂人君也謂匹夫爲桀紂其人必不肯受孔孟匹夫也謂人君爲孔孟其人必不敢當



自及言言
秦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闕難闕巧闕新借如一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則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於世至於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東坡嘗云頃年文忠歐公薦其先君薦章才上一時公卿爭先求識面交口推服聲名一日大振蓋歐公之言旣取重於世而當時之人亦有喜賢好善之心無紛紛翕訛之間言也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昔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旣將試黃門公忽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輒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欲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

魏公數使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目並在九月蓋始於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說東坡爲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政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諸婦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爲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釘皆工巧盡力爲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婦日夜滴酥不輟

太史公講月令開題凡數千言備陳歷世遵陰陽爲政事之迹與魏相柳宗元之說反復甚明前世論時令者莫能過也且曰儒者多言不必從月令故時令論立說誠有以破漢儒附會災異之弊然洪範以五事應五行有休徵咎徵符契甚明後之人君不可不爲鑒也

蘇仲豫言蔣穎叔之爲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日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或有不

自友詩言
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蔣之公占風旗廢矣

晁無咎云■著作職今不修日歷甚閑但改教坊判官致語口號等及小祠祭校對祝版爾

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東坡謂薦與李社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旣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旣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體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旣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類面盡服裳衣畢湏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旣集一呼卽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慎無以語人也天

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
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覺悟者也二君試識之
張文潛曰先皇尚經術本欲求賢聖旨趣而一時師
說競以新奇相高妄爲臆說卽附意穿鑿如說詩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曰
旣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吁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芍藥以謂淫泆之會芍藥善墮胎行血故
爲之贈然詩言士與女相謔然則士贈女乎女贈士
乎借謂女贈士安用墮胎行血也此殆是以芳香爲
好之義何至是陋也劉貢父嘗曰贈之芍藥士女不
分若夫視爾如菽貽我握椒則女贈士必矣本草云
椒性溫明目煖水藏則女無用也莫不以爲笑嗚呼
有是種種陋說而觸類長之此爲罷經義之禍其本
亦以此

太史公講禮王制曰禘蒸嘗此祭之名天地社稷
五祀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
後者此祭之事牲禘禘祭之類此祭之禮然非祭之
本祭之本諸侯得一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天子得

四表之歡心以事其先王者是也夫犧牲幣帛粢盛
酒醴皆出於民力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以
祭之本在於民而已

黃任道見荆公有繆忝辛酉叨竊仲冬之語言同歲
也

曾誠存之嘗曰近見少師韓持國云仁皇一日與宰
相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
禮自娛樂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各言有無多寡惟
宰相王文正公不
素無後房姬媵上乃曰朕
賜旦細人二十卿等分爲教之俟藝成皆送旦家一
時君臣相說如此

東坡爲禮部尚書宣仁上仙乃與禮官與太常諸官
直宿禁中關決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
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暖孝東坡上疏以暖
孝之禮出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
旨遂罷

東坡帥定武諸館職餞於惠濟坡舉白浮歐陽叔弼
陳伯修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

師友談言
當言所罰三君飲竟東坡曰三君爲主司而失李方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潛舍人在坐輒舉白浮東坡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舉而遺之與三君之罰均也舉坐大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當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貴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東坡云頃同黃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旣傳於是不試而去者十蓋八九矣



